



## 春天辞 (组诗)

□ 锋剑

## 油菜花

油菜花大胆  
在很早的春天  
打开动人的器官  
太平桥村的油菜花  
铺开微风中的甜  
一群蜜蜂匆匆扫过  
小孩发现并舔食油菜花  
绿茎上遗留的白蜜珠  
我喜欢春天,植物里的糖  
温养和起伏内心  
隐约的起伏不定的忧伤  
池塘边的水  
倒映着另一世界  
水中的女人嘻哈打闹  
她们各自推开油菜花的门  
带走春天的惆怅和思念

## 桃夭

红丝巾钻进油菜花的黄  
蜜蜂之盒,拨弄和点染春天  
李白,草色还是有点淡  
去年今日此门,丝滑而神秘  
虫儿飞,你在思念谁  
惊蛰以后是春分  
花开之后是花落  
入水的是忧伤,入土的是营养  
千年以后我一定会想你  
这也许可以解释  
春天里,淡黄的蝴蝶  
为何一直停留  
在你手上

## 梨素贞

梨树举起星星点点白色  
自然的野性无需修剪  
她们名叫梨素贞,仙气飘飘  
像池塘里有个姑娘  
迎风,不招摇,迟迟绽放  
一株,几株,或者株株  
修炼的,老梨树,淡梨花  
在梨花村,丹林镇  
红色的火在地底  
堆积成林,积累成梨  
春天的白,比桃花更诱人  
清冷冷的白,像纯净的小刀子  
剔除内心,若有若无的思念

## 周公沱

在江边,江水回溯上流  
在田间,鸟儿扑到你的胸前  
花丛中,蝴蝶停在你的手里  
前世写下的约定,今生定会相遇  
松溉过去是朱沱,朱沱有个周公沱  
你青春的烦恼像这躁动的春天  
在周公沱,江水回流,菜花飘香时  
你如果赶去,一定能与她相遇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# 一生心所愿 (歌词)

□ 陈刚

北风叩门问,日子撕到腊月间,  
爹娘步蹒跚,忙里忙外备丰年。  
碗中汤圆圆,桌上饭香飘满院,  
一屋烟火暖,只等儿孙聚堂前。  
乡愁压双肩,千里风尘向家赶。  
票根掌心攥,一路兼程梦也甜。  
乡关云外远,月儿轻唤照我还,  
归心催步履,乡音落满小庭院。  
山再高,高不过爹娘望眼欲穿,  
路再远,远不过心头万缕挂牵。  
炊烟喊我还,拴住老时间,  
一生心所愿,平安中相见。  
风再寒,寒不了窗前灯火一盏,  
梦再长,长不过此生相守之缘。  
炊烟喊我还,岁岁常相伴,  
人间万般暖,最暖是团圆。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# 烤火

□ 高峰鹏

起脖子,将背脊更紧地弓起来,像一片被寒风卷起的枯叶。可那风是狡猾的,你躲不开它。它让你清醒地记着,暖,是局部的、暂时的恩赐;而冷,才是这旷野冬夜里,广袤无边的底色。

乡人们似乎早已深谙此道。他们并不一味地贪恋胸前的暖。烤一阵,便自然地转过身,将后背、后腰,那被北风刺得生疼的地方,也献给那口铁锅。火焰对于新的面向,同样慷慨。只是,当后背刚被烘出一丝惬意的酥麻时,胸前方才积聚的热气,却已悄然散去,凉意再度侵袭。于是,人们便在这铁锅周围,缓缓地、不约而同地转着圈,如同进行一种古老而庄严的仪式。

望着那口锅中的火,忽然对它生出一种全新的理解。我们总以为火焰是全然奉献的,它燃烧,便是为了驱逐寒冷,赐予温暖。可此刻,在这具体的、人与火的交锋里,我发觉火焰也是辩证的,它给予,同时也昭示着缺席。它用胸前的一片热,让你加倍地感知背后的寒;它慷慨地拥抱你的正面,却让你的背面沉入更深的冷寂。

这“越烤越冷”,哪里仅仅是肌肤的知觉呢?它分明是生活的隐喻。我们趋光,趋暖,趋向我们认知里一切美好而热烈的事物——功名、情爱、繁华、认同。然而,常常是在我们感到“胸前”最暖的时刻,一种更空旷、更透骨的“寒风”,却从我们不曾顾念的“背后”悄然袭来。那或许是精神的荒芜,是情感的失衡,是得此失彼的怅惘。



火焰兀自燃烧着,时而高涨,时而低伏。终于,里屋传来嘹亮的一声:“刨猪汤好喽——!”

人群一阵小小的骚动,说笑着,开始向那更坚实、更丰腴的温暖源泉——餐桌移动。铁锅里的火焰,似乎也知晓这场仪式的尾声,它不再需要那样卖力地表演,渐渐地,收敛了形骸,化为一锅安稳的、持续散发热量的红炭。光晕柔和下来,不再跳跃,只是静静地、忠诚地守护着那一小圈光明。

我最后一个离开,又回头望了一眼。那口铁锅,那团余烬,在空下来的堂屋里,显得格外静穆,又格外有力量。

我忽然觉得,人生的寒意,或许终究是无法根除的。就像这冬夜,炉火再旺,也暖不透整片荒野。重要的,不是幻想拥有一团只暖不寒的“神话之火”,而是懂得像这些乡人一样,在“胸前暖”与“背后寒”之间,找一种流转的、不固执的智慧,获取一种平衡的、可持续的暖意。

那口铁锅里的余烬,一闪一闪,仿佛一只温和的、洞察一切的眼睛。它看惯了年年岁岁的寒冬,也看惯了世世代代,围着它取暖又散去的、这些短暂而坚韧的“向火之心”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作协会员)

## 微友

□ 周成芳

微信好友中亲友占比很少,或许是年龄悬殊,也或许是圈子不同。有两位亲友比较给力,一位是我那在高校当教授的二哥,他不光随时在我朋友圈点评,还经常主动转发我发表在媒体上的文章,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他的妹妹是“作家”。另一个是我堂姐,她比我年长10余岁,对我很关心,随时通过朋友圈了解我的喜怒哀乐。这样的亲友可以多来几个。

文友特指有共同文学爱好的写作者,这些年陆续加了二三十个。他们主要分布在市内各区县。有的仅一面之交,大多从没谋面。文友朋友圈的内容以晒文为主,今天在哪家媒体发表了作品,明天晒收到的稿费。文友间互动方式以点赞为主,偶尔点评几句佩服、厉害等。有几个和我互动稍频繁的文友,我们最爱在共同好友的朋友圈逗乐打趣,为平淡的生活加点调料。

赞友,顾名思义指常在我朋友圈点赞的人。有些是生活中的好友,有些仅仅认识,平时交往甚少,还有相当一部分赞友从没谋

面。他们常在我的朋友圈点赞、评论。当然我也会礼尚往来,回关他们的动态。有两位大哥多年来一直在关注我,我的每一条朋友圈都留有他俩的脚印。遗憾的是,我至今都不知道这两位中国好赞友的模样。

微友中还有很多陌生人。他们添加我的方式很多:微信群、手机号、餐桌上或其他公共场合。添加后一言不发,朋友圈从无互动。因为都是网名,且经常变来变去,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系何方高人,是男是女。但我也从不主动删除,就像面对大街上擦肩而过的路人。

还有一些微友,我不知该如何归类。他们从不在朋友圈冒泡,我只是偶尔翻阅通讯录,才发现彼此是微信好友。还有几个微友也不知如何归类,我们曾一度走得很近,可走着走着就莫名其妙远了。他们不再关注我的动态,却长年活跃在共同好友的朋友圈里。

通讯录里的上千个微友,无论你被我归为哪类,我的微信里能有你的一席之地,都是因缘而起。佛说前世五百次回眸,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,既然如此有缘,那就相互祝福吧!

(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副主席)

## 那片花海

□ 钟小飞

的番茄、土鸡蛋,红艳艳的果子沾着露,鸡蛋壳上还留着草屑的痕迹,游客们挑拣着,讨价还价的声音比鸟叫还清亮。农家乐的灶房飘着香,我们跟着摘了把嫩油菜薹,看老板用腊猪油炆锅,噼啪声中香气漫开,那口脆嫩里裹着阳光和泥土的甜,比城里馆子的菜多了几分活气。

镇里的宣传委员唐平站在田埂上,指着花海说:“黄庄人种油菜古来有之,过去只为榨油填肚子。如今村企联动搞农文旅,花田成了聚宝盆,产量翻了番,日子也跟着亮堂。”他身后的粉墙黛瓦间,农家乐的灯笼挂起来了,直播的村民举着手机,镜头对准刚摘的草莓,话术里满是热气

——这哪是看花,分明是看一个村庄怎样把老本行过成新时尚。

午时的农家宴就摆在花田边。老腊肉炖笋的醇厚、河水豆花的滑嫩、土鸡汤的鲜香,时令的嫩胡豆、油菜尖、香椿芽在碗里堆成小山,菜香混着花香往鼻子里钻。酒至微醺抬眼望,蓝天白云下,金黄碧绿间农舍俨然,游人的笑脸比花还亮。

日头偏西时,非遗也来添彩。永兴吆喝带着川东腔的敞亮,一声“卖豆花嘞”穿透花海;“永兴连枪”的鼓点脆生生敲在春阳里,舞者红绸翻飞,像把晚霞都舞动了。

夕阳熔金时,我们抱着新摘的菜、现做的酱踏上归途。竹篮沉甸甸的,相机里存满了花海与笑脸。黄庄的春天,就这样带着花香、菜香和人情味,住进了每个人的行囊与心底。

(作者单位:全球通江津旅行社)

铁锅是平日里煮猪食的那口,深得像口小潭。如今里面没有泔水,倒是结实结实填满了劈好的木柴。松木居多,也杂着些说不上名目的枝干,横七竖八,搭成一个松松的、孕育着温度的巢。从灶膛里引来火种,用火钳夹着,小心翼翼塞进那“巢”的底部。起初只是一缕羞怯的青烟,袅袅地,试探着盘旋上来。过了一会儿,便听见细微的“哗剥”声,像有什么东西在睡梦中轻轻咬牙。终于,一星橘红的火苗,如初生婴儿般睁开眼,颤巍巍地,从木炭与松枝的亲吻处诞生了。

火,就这样醒了。

先是三五点,接着便成片地、活泼泼地蔓延开。火焰起初是贴着木柴舔舐的,温顺而专注;不一会儿,得了势,便蹿腾起来,有了形貌。那形貌是活的,一刻不停地摇曳、变幻,时而像朵怒放的金色菊花,时而又收束成一条幽蓝的、微微抖动的舌头。光,也随之溢出来,却不霸道,只是柔柔地晕开一圈,将围坐的人影,长长地、颤颤地投在身后的土墙和石板地上。黑是沉实的黑,亮是跳跃的亮,交织在一起,仿佛一幅年代久远、正在呼吸的木刻画。

寒意是从四面八方袭过来的,无声无息,像冷却的夜色本身。然而,人总是贪恋眼前那一团具象的暖。于是便不由自主地,将身子迎向那光与热的源头。火焰的热力,是看得见的馈赠,它扑在脸上,是一种毛茸茸的触感,皮肤微微发紧,却又说不出的受用。衣襟敞着,让那热气直钻进怀里,仿佛喝下了一口滚烫的、无形的酒。胸前很快便暖烘烘、懒洋洋的了,甚至能感觉到一丝薄汗,正悄悄地沁出来。

这便是“火烤胸前暖”了。人沉浸在这份慷慨的抚慰里,几乎要忘却一切。

然而,总有一阵风,不知从哪个墙角或门缝钻进来,“嗖”地一下,穿透并不厚实的棉袄,直钻进骨缝里。方才那份熨帖的暖意,顿时被衬得像个虚幻的梦。身前是盛夏,背后已是严冬。人不由得打个激灵,缩

无意中发微信好友竟多达千人,委实有些吃惊,细想又觉得正常,毕竟这年头吃顿饭就可以加一桌微友。

我将微友大致归类为:旅友、学友、亲友、文友、赞友、陌生人。

微友中最多的旅友,占总微友的百分之五十以上。我从事旅游工作近20年,旅友自然指同行。他们大多是各条旅游线路的供应商,分布在全国各地。客人来我公司报名,我就和他们对接。早年间QQ联系,后来全部转移阵地,交流方式是微信语音或文字。我们从没见过面,却并不影响每次的愉快合作。旅友们的朋友圈有一个共性,每天至少发布五条旅游线路推广。为避免刷屏广告,我将旅友大多设为“不看”,有业务需求直接点微信联系。我们仅仅是业务往来,生活中从无交集,故他们在我的朋友圈从不冒泡。

学友,不光指和我同班或同级的同学,也指曾在同一所学校度过青春年华的校友。我们见证过彼此的青春岁月,这种感觉想想都很温暖。和学友之间也不常联系,他们却能给我一种莫名的踏实感。我需要拉票、积攒、转发宣传广告,学友们会第一时间为我助力。

春光旖旎时,总念着那片鎏金的海。岁岁如期绽放的江津黄庄油菜花,早已成为我心尖上挥之不去的金色向往。

三月的黄庄游人如织。推开车门,一片浩瀚金浪便撞进眼帘:万亩油菜花与青翠高粱地交错铺展,像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,风过时涌起的波浪里,还浮着几缕粉白的桃李香。

徜徉其中,才懂何为一步一景。风车花田里,七彩风叶转着圈筛下光斑,孩子们追着跑,笑声惊起蝴蝶飞;艺术花廊用秸秆编成巨幅马年图,老农蹲在廊下修整农具,身影与花影叠成画;秘境花海深处藏着竹编观景台,登上去能望见花田如毯铺到天际,连远山的轮廓都被染成了暖金色。每一步都踩在美上,连呼吸都染了甜。

更妙的是这花海里的人间烟火。花田大道旁设了品鉴区,农户摆出小吃自家种